

Strolling The Urban Fringe

城市边缘的 漫步

著

你不再四处游荡，而是安居斗室，坐在阳台的冬阳下，
面对自己，正视自我的地獄。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的城市边缘

漫步

欧阳德彬 / 著



Strolling
The Urban Fringe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城市边缘的漫步 / 欧阳德彬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5.9

ISBN 978-7-5360-7659-4

I. ①城… II. ①欧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25523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策划编辑: 秦爱珍
责任编辑: 秦爱珍
技术编辑: 凌春梅
装帧设计: 棱角视觉

书 名	城市边缘的漫步 CHENGSHI BIANYUAN DE MANBU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)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	7 1插页
字 数	115,000字
版 次	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25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春风百草香

南翔

这是一本很纯粹的散文集。

这是一本隔着年代的长者读了也有一种体己的温暖、一种想做白日梦的冲动，一种猝尔感觉没有忧伤的缱绻便没有深刻人生的憬悟，一种将坦诚、纯净、憨直与智慧流泻笔尖的散文集。

这是一本可以打破年龄轨范、师生界限、男女区别之阅读的散文集。

不同的年月，曾给我的老师、大学同学、内地研究生与已经工作多年的学生出书写过序跋或评论，给德彬新书的序与评，想必也不会是最后一个，但此次却不是应他的邀请而为。德彬与我师徒相称，也是我在深圳大学现当代文学研究生的关门弟子，亲密程度自不待言。或许囿于腼腆的个性，抑或得知我近来一眼出现玻璃体混浊，医生叮嘱慎用电脑，一段时间以来，他已经不再给我发他的新作电子版。他的责编秦爱珍给我电话，说他的散文集前面是空白的，老师能否写篇千字文以作前

缀。当下答应，并尽快调阅了他这本不算太厚的在创作小说之余的十万余言散文集。

边读边想起日常他跟我上课、出行以及采风时的言谈，或家乡生活的甜蜜与苦涩，或大学毕业之后工作的困倦与彷徨，或青涩后生的情欲苦闷与荒唐，或不同教育期间的疑惑与窘迫……

很多年以来，在大学包括以培育文艺青年为己任的中文系，文艺青年头上不仅没有五彩光环，甚至成了一个贬义词。滔滔者天下皆奔经济的大潮裹挟之中，文史哲专业几乎成了“苦闷的象征”；即便堕入其中，也应埋首学问，专心论文，以期流畅毕业，擎起学历与学位的敲门砖，开辟人生的下一个斑斓里程——寻觅一份家长认可，社会认同，自我认定的堂皇职业。

在这一点上，德彬就显得不大合时宜。

第一、他太钟情创作。这里讲的主要是文学创作中的小说与散文，虽然他也不是不能写评论或论文，他的评论多次发表在中国作协的《文艺报》及其它权威报刊；也有一些省内外已经成名的作家，邀约他为之撰写评论，但他最痴心的还是虚构尤其是小说创作，这就很可能为大学几乎清一色的学术浓荫下，投下一缕刺目的光斑。我曾经不止一次为他的稻粱谋计，拉他创作之余，做一些为时政服务的写作，认为也是深入生活的一种方式，他要么反应迟钝，要么流于应付，令身为师父的我也无

可奈何，只能摇头作罢。

第二、他太喜欢自由。说实在，自由是人的天性，也是写作的天性，谁人不喜欢自由呢？自由的想象，自由的时间，自由的抒发。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青年，背景是一对渐趋衰迈，无论寒暑春秋都在地里躬耕小麦或花生的父母，他一直的人伦理想是终将有一天，把鬓生华发的高堂接来深圳；可是米珠薪桂的当下，遑论令人咋舌的房价，他的职业设想，却还是一张即使薪水不高却写作时间较多的自由敞放的书桌。

第三、他太过憨直。写作人，一般不缺少洞察乃至斡旋世事的能力，《红楼梦》中：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，洵为写照。写作人也是人，与世人无异的是，基本具有圆通与憨直两种，当然也有很多交叉与中间状态。德彬南来驻扎深圳，一心考研深大那几年，我即在文学院分管研究生招考，此前他在《小说月报》上看到转载我小说所附的简介，算是认识，南来也算拜师。考研期间他除了埋首复习，死记硬背，很少与我照面，偶在饭堂或泳池见面，备考得一脸蜡黄的他，却从不谈考试。这算是为自己也为师父的清白避嫌么？结果是接二连三地考砸，直到弟弟在深大光电子博士毕业了，他还趴在文学院读硕士！值得庆幸的是，他一考二考三考总算考上了，在政治英语以及所谓专业课的刻板考试面前，他此前发表的几十万字作品，连一根稻草的功能

都不具备。可是我们的文学教育目的，不正是需要培养这样天资颖悟又勤奋刻苦的文学青年么？面对考试的关隘以及种种有形与无形的栅栏，我身为文学院主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多年，却一点改变现实的能力都没有，唯一能给学生做的事情，就是多给他们一点鼓励，一点引导，一点外出探望大千世界、丰富生活的机会。

我常想，对学生的呵护是应该的，对学生的严格也是应该的，但目的只有一个，有利于他们健康成长，有利于他们多出成果，有利于他们尽快超过他们的老师！

值得欣慰的是，目下，德彬小说在本省 1985 后中已经较有影响，他散文中的感受、趣味、情感及文字也颇多可圈可点。试摘几例：

曾经年少爱做梦，一心想寻那彼岸花，跋山涉水不辞苦，上穷碧落下黄泉。在北国时觉得南方是彼岸，到了南方北国又成了彼岸。风云流转，少年生出坚硬的胡荻，却发现花朵不在彼岸，佛祖不在寺庙，文学不在学院，皆在自己心中。过去的几年，与其说是寻梦，不如说是在逃亡，你要寻找一个安放心灵的伊甸园。你逃避别人的地狱，可你最难逃脱的却是自我的地狱。《彼岸花》

你不皈依上帝，也不屈从魔鬼，你只做你自己。你气色真好，眼睛里张着梦想的风帆，忘了小径上洒落的

泪水，忘了形同枷锁的玫瑰，忘了过往的一切，兴致勃勃意气风发，一如你从村口启程的那天。《逃不开的命运》

少年的声音有一天变得粗厚低沉，沉默寡言，鱼一样行走在城市的街道。再也没有童年了，你眼前，华而不实的霓虹，玩游戏的男女。可你又说，少年就藏在霓虹后面的黑影里，在麦田打滚，在河中嬉闹，在荒野奔逐。《街道上的黑鱼》

在不断摘取文学果实的同时，身为师父，也有需要敲打徒儿的地方，譬如生活与写作的多样性问题；自北而南，如何将乡村与城市、过去与现实、感性与理性整合提升的问题；文学审美理想的呈现问题等等，都是他沿着文学之途走下去的拦路虎。

苏轼状景有句：“暮色千山入，春风百草香”。

送给他，以为后继者雄，是为序。



目 录

- 忧郁的废墟 / 001
- 渐行渐远渐无书 / 004
- 彼岸花 / 007
- 逃不开的命运 / 009
- 街道上的黑鱼 / 011
- 这样一名女子 / 014
- 两座城的雪 / 018
- 秘密会所 / 020
- 夜园 / 023
- 漂浮的居所 / 025
- 脚步 / 030
- 我看见道路 / 033
- 独行者的雪莲花 / 036
- 林间路 / 038
- 书店 / 040

微笑的火头鱼 /	042
回眸一笑的向日葵 /	046
啁啾低语的桃子 /	050
朝圣的知了 /	053
月夜方塘 /	057
静对一朵牡丹 /	060
周山夜 /	062
漫步在雨中 /	064
心灵的距离 /	067
北国的雪 /	070
古树 /	072
我只记住春天的一朵 /	074
擦肩而去的时光 /	076
独自去流浪 /	078
好雨知时节 /	080
寄居者 /	082
口罩 /	088
帘子的后面 /	092
迷乱 /	096
盛宴之城 /	098
午夜的风语钟声 /	102
寻找丢失的影子 /	104

阳光的金黄 /	108
异乡的河畔 /	114
遇见 /	121
马背上的愿望 /	124
白日梦 /	127
坠落的泡桐花 /	133
抱住宁静的衣襟 /	136
奔向一双温柔的手 /	144
残存的迹象 /	149
寂静的影子 /	155
走出一间房子 /	160
鸟群飞过 /	168
飘逸的毛驴 /	173
兰草花开的声音 /	180
随树叶一起凋落 /	182
星火飞向古老的屋檐 /	188
一路向西 /	193
园子里的驯兽师 /	200
草庐送别 /	206
暴雨之夜 /	208
夜色中的萤火虫 /	210

忧郁的废墟

从宿舍阳台上望去，南山大道车水马龙，离你很近，又很远。雨渐渐落下，人行道上游移着五颜六色的雨伞。你戴上耳机，背着书包，走出门去，没带雨伞。雨伞就倚在桌角，你只是不想拿。走在路上，雨点拍打脸颊，泛起微凉，车来人往都是布景，你仿佛是这座城市的局外人，建构另外的城，小说中的城。你不需要面具，你我行我素。一场细雨，根本无法阻挡一个独来独往的男人，你的双脚坚实地立在大地上。一个男人行走在你小说中的城市，走到十字路口，发现所有的交通信号灯都是红色，不由得嚎啕大哭起来。你是个残忍的写作者，把小说中的人物写得无奈而苍凉。你倔强地反驳，堂而皇之的城市，不正上演着无路可走的丑剧吗？

你习惯了中午去宿舍楼下的咖啡馆喝一杯现磨咖啡，放奶不放糖，自己一张桌子，大大咧咧地往那一坐，边喝咖啡边翻上几页书，累了就望着咖啡馆的玻璃墙发呆，偶尔想想要写的某个情节。起身上楼，打开电脑，接着写小说。有课的时候就去学院上课，课堂上荒

谬的理论挑不起你的兴趣，只是去混个及格。日子就这么简单，远不如小说斑斓，但这是自己的日子，不受制于人，不忧不喜。

你早晨醒来，拿着剃须刀，站在墙上垂挂的镜子前。你看到镜中的双眼，还在回首过去，你让它们凝视当下。有时候，和煦的阳光穿过百叶窗，洒进房间，你坐在阳光里看书。你说，这座城市，还是天晴的时候多。以往的欢笑，不过是锦上添花的快乐，面对心灵的深渊时，你总是孤身一人。曾经并肩行走的人，已是陌路。有时候，街上挤满了戴面具的人，你分不清哪个是你要找的人。有时候，街上一个人影也没有，连猫狗都没有。

你最好的伴侣不正是每天在剃须镜前见到的那个人吗？他目光坚定，脚步执着，他给你讲纯洁悲伤的爱情：“一个白风衣男孩，一个绿罩衫女孩并肩站在河边，河面上掠过几只白鹭。女孩问男孩：‘你会永远记得那只白鹭吗？是折了一片羽毛的那只，不是任何其他的。’他回答：‘是的，永远记得。’女孩热泪盈眶，忽而化作白鹭飞走了。”爱情的棋子还没有放下，生活就拿走了棋盘。

隐形的朋友从书页中走来，你的手上保留着灰烬的味道。箱子里，是你从北方带来的书。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，等着你重新翻起，可稍微碰触，就尘土弥漫。手

里握着一张来到这个世界的单程票，喝着一杯浓缩的黑咖啡，行走在摆满棱镜的走廊。

也许是灰心，你不再奢求别人理解自己，你决定走自己的路，习惯了戴着耳机，习惯了用黑衣包裹自己。你说将来总会出现一个独特的人，站在你面前，目光坚定地说：“嘿，我理解你。”然后手牵着手并肩行走。你说同类的人是一朵蒲公英，出生时散落各地。他们个个孤独，期待同类，有时候上穷碧落下黄泉，怎么找也找不到。碰上的若是路人，千言万语都是徒劳。雨渐渐落下，人行道上走着五颜六色的雨伞。你戴上耳机，背着书包，走出门去，没带雨伞。雨伞就倚在桌角，你只是不想拿。

渐行渐远渐无书

我已经在外面游荡了太久，没有同家人团聚，也没写下几封家书。我想和他们同坐桌旁，拉点家常。谈什么都无所谓，只要能听到他们的声音。我的手里是一支笔，爹的手里是一杆庄稼。我的手掌丈量人心，爹的手掌丈量土地。丈量人心却伤了自己，丈量土地才怡然自得。我想对爹说，你才是真正的诗人，你有鲁西南广袤平原的坦荡和襟怀，不掩饰不做作。我在城里见惯了虚伪，人们戴着面具行走，电视报纸谎话连篇。即使皇帝老儿惹了你，你也会咧嘴笑笑，眼角斜斜地上挑，说句俺禽你娘。你的眼神淡然、孤傲、从容，道貌岸然的人学不来。小时候，你领着我这个见人就傻笑的鼻涕虫去看相，那走街串巷的黄袍老道一口咬定我长大了能当皇帝。你掏出口袋里所有的钱给了他。你笑，他们也笑，他们笑你傻，他们都不懂你在笑什么。我长大了，却出奇地讨厌政治，任何团体组织都没兴趣加入，可你看，我是我小说世界里的帝王。

当一家人坐在一起，我知道你们会说我已年纪不轻，该找个贤慧的女人成家了，我不喜欢谈及这个话题，但还是想和你们坐在一起。我该说些什么才能让你们不操心？说还没遇到合适的，还是说谈过恋爱又分手？订了回乡的车票，它能带我返回童年吗？我想问问娘，那年走失的黑眼圈小羊羔，回家了没有？牧羊的少年光顾着追逐一只红尾巴蜻蜓，羊羔跑得七零八落。我想问问娘，邻居家的姐姐过得怎么样？在我穿开裆裤的时候，她是我眼里的天使。

还有那习惯了沉默的爷爷，他还没等我懂事就走了。卧病在床之前，他天天到村头的石桥边凝望远方。远方是一望无际的农田，小麦和玉米轮番耕种。有人说他凝望的是燕子低飞的踪迹，他想在空中捕捉下雨的日期。有人说他年青时爱过一个穿绣花宽袖衣服的女人，她每天都经过石桥到镇上教书，文革的时候被几个书记支书轮流奸污，跳河自杀了，就从这个石桥上。还有人说他什么也没望，什么也没想，在他晚年的时候，上天取走了他的记忆。他一辈子都没去过比县城更远的地方，忘记了朝代更替，忘记了文革时断掉的一条腿，咽气前还念叨着狗日的皇帝老儿啥时候不收公粮。我知道故乡已不是祖辈那时的故乡。那时候，男人们手持钢刀冲出门去，为宗族，为后代抢回被夺走的土地，

搭上几条人命也在所不惜。春去冬来，家族的祖坟上想必已长满荒草，寡妇已经再嫁，孤儿已长大成人。不知年夜饭的时候，几坛香喷喷的高粱酒下肚，老人们会不会追忆往昔？